

紅樓夢

繡像仿宋完整本



繪圖紅樓夢 卷三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嫂子找野老兒去了，你不多得一個叔叔嗎？有什麼疑的，別叫我把你頭上的鬍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那小廝且不推門，又拉着笑道：「好嫂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裏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啞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驚雞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麼不和他們要，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兒，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緯，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緯不成？我雖在這裏聽差，裏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嫂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那小廝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裏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裏找他的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嫩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裏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喫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喫豆腐，你弄了些錢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不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喫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喫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裏混，你媽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驢馬兒，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過急兒的，你們喫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的東西，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都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喫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麵筋、醬蘿蔔、炸兒。」

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用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這麼兩車子話叫你們來不是爲便宜是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喫葷子棗兒你怎麼忙著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不好另叫你炒個麵筋兒少擱油纔好你忙著就說自己發昏趕著洗手炒了狗頭屁股兒是的親自捧了去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那屋裏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著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著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豆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著五百錢給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趕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又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著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又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子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裏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子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子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賺不成小子頭子們已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腦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多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你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子頭子們也沒得捧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情笑

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開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給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溼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開門，什麼意思？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和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兒姐姐說，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連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圖官，現有賊證，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丫頭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擡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說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出來，交給上夜的媳婦們看守着，自己便去了。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

分起眼，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鳴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攪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卻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嚇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俗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了，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又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瑣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道這個原故？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他，他要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誰好意攪這事呢？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裏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們怎麼裝沒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賊證，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原是我嚇他們頑，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就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了，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必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兒，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裏應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裏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裏？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裏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要說出來呢，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偏主却是平常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麼樣？要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呢？就求寶二爺應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給瑣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說說過兩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

裏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概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聽人忙道：「不是這麼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見，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沒事，且除了這幾個人都不知道。這麼何等的乾淨，但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來，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想，只得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給的。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數多時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怕園裏沒有人伺候早飯，我暫且將泰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泰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嫡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僧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裏去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來着，偏這兩個孽障，慚慚他，說不來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着他們不提防，自己進去拿了個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了別人，防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會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來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往來，也是常事。前日那兩隻蠶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不動，怎就混就混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意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曾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俗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究，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裏去的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禁飯也不用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就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總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罪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得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笑。」

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惱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默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掀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甯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着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梗米短了兩擔，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梗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給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如和寶玉好。他怎麼肯替你應？我既有了擔當，給了我，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更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的賭咒起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的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的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到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裏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不會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奇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堆繡荷包，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寶琴之禮，不能

備述姐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而已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便冠帶了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寶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燒紙後便至甯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着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氍毹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奶家讓了一回方進來賈蘭人要行禮也不會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寶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牀上方啞了半盞茶只聽外面咕咕呱呱一羣丫頭笑着進來原來是翠墨小嫫翠縷入畫那岫烟的丫頭等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鳳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氍毹來了笑說道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錢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寶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又打發進去讓姐姐來着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裏禁當的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門旁安了座讓他座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又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趕着也還了禮湘雲拉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趕着補了一分禮和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裏去了頭答應着去了岫烟兒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就這樣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六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都占先又是大祖父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大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過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可不是僭們家的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本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個生日我心裏纔過的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

大家說：「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嬉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眾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裏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面收拾，僱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僱們裏頭收拾，倒好，眾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執、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果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我那里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知道，說着便給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他起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裏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執、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和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園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給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蓋畢。寶釵因囑咐薛蝌：「家裏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喫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姐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裏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他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效了。要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裏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姨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別走，縱有了事，也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要不是裏頭有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要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要叨登出來了，不知裏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要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要犯出來，他心裏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枉不着別人了。你只聽我說，以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三個人，說着後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裏看魚頑兒，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裏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裏，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錢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服往園裏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

了。娘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園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裏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裏，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了，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捶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裏。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煙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鸞鶯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鵲、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關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這裏沒人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給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說行這個令的好，又有說行那個令纔好的。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筭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圖兒，俾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擲在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筭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寫了，搓成圖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筭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裏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要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俾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拇戰。湘雲先笑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笑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個三，岫煙、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堂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園三個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圖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裏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筷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覆了一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

了一個箇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猜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射了一個塤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雞棲於塤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四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簾席也七八亂叫，猜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不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錫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卻是一枝折腳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鴛鴦來賓，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說酒底道：「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搗衣聲。」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話，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執和岫煙對了點子，李執便覆了一個瓢字，岫煙便射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癡，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繫孤舟。」既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鶻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了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這樣子只顧吃，你到底快說呀。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這鴨頭不是那了頭，頭上那有桂花油？」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顰等一千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麼見得我們就是該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給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墨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裏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村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贖，我卻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卻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到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道：「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猜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卻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

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裏找不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了娘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爲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就心。」李執尤氏也都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喫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會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喫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旁丫頭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裏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他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涼快，在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於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層，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啣了。」說罷，說：「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姣娜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悔，早有小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兩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着衆人來至紅香園中，又吃了兩杯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果菜，給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煙觀局。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囁囁，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階下，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纔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棋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裏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撞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想回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推他出去。」

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棋。這裏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你不知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搵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最是心裏有算計的人，豈不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俗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裏每常閉了替他們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俗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裏面可式放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寶玉道：「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裏去呢？」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道：「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數了，難為你想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裏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裏的，幾個人鬧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裏睡在牀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俗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天，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俗們晚上家裏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裏也不好，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咸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裏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數了纔罷。我先在家裏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開兒，趁今兒，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裏面是一碗蝦子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嫩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數，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數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數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旁，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下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俗們晚上痛喝一回，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趁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以後芳官全要你照看。」

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傢伙。交給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姐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麼呢。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貓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發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卻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掛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能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挂。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緣故。你到底說話呀。怎麼裝愁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麼。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黛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閒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裏。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一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裏的枇杷果。荳官便說。我有姐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蕙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蕙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要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裏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就連忙伏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旁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污溼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着。一開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口。巧寶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謾。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糟蹋

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我這裏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裏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菱在手內。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嗟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裏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寶玉跌脚歎道：「若你們家一日糟蹋這麼一件，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姨媽老人家的嘴碎，說這麼着，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糟蹋東西，不知惜福。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卻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才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何如？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爲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咧。」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兒更是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爲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況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裏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給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要拿回去，看見了，又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的很。」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拿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菱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蔥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苦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作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裏卻要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是我瘋了，往虎口裏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且看下回。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和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告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兒預備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轎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裏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兒，他倒很喜歡，只是五兒那一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裏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歎。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沒有。寶玉道：「你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檢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俗們就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出去了。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裏有這麼大膽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該早些睡了。明日方起的早。媽媽每日進來，起邊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腳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泡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泡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喝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裏都換了字眼，趕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裏，到底是老太太太大人，還該嘴裏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以後兄弟姊妹兒照樣，就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裏沒有長輩了。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不過

是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卻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屋裏搬過來的，就是老太太太屋裏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裏晴雯等忙命開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裏吃了一杯來了。撈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些兒，也提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果。襲人道：不用高桌。僮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果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邊燙酒。寶玉說：天熱，僮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惱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於是先不上坐，且忙卸妝。麝月一時將正妝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髻兒，身上皆是緊身襖兒。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腳，繫着一條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盪拳。當時芳官滿口裏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拼的水田小夾襖，束着一條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繫着一條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盪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裏吃一口罷了。於是襲人爲先，端在臂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圍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個絨套繡墩，近炕沿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審的，不過小茶碟，大裏面自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僮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僮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僮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僮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會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要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僮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裏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各帶小丫頭，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不肯來，須得我們去請，死活拉了來。於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